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九

廷對

朕紹休聖緒厲精萬機夙夜靡皇庶克有濟
今茲登進多士咸造在廷將以講明治道考
觀素蘊角虛文而廢實用朕無取焉歷稽遠
古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以言大道五帝之書
謂之五典以言常道夫出治之經要本諸五
典而三墳所載曰大道云者果何所謂耶仲
尼之門難疑答問惟仁尤重或以愛人為仁



或以剗毅近仁或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
他論仁不一而止夫聖人主教宜有定說乃
多為之目如是後之求仁者果安所從耶漢
高帝制禮欲度其所能行齊魯兩生召之不
至謂必俟百年而後興惟叔孫通達于時變
定一王之儀二者之見其孰是耶唐太宗論
樂謂治之隆替無闕乎此杜淹疑其不然雖
魏證亦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二者之論其
孰當耶朕上憲帝皇之道中參將聖之訓下

監漢唐之迹燭理未深治不加進故欲疆國
勢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綱而規模未廣士風
惰而未振民力艱而未裕抑嘗覽蘇軾之論
言天下之勢中國士民優游緩帶勇氣消耗
而戎狄之賂轉輸天下以為一時深弊朕有
感焉子大夫以選待問其考引古初據撫經
史博舉先儒之言茂明當世之務條著于篇
勿迂勿泛朕將親覽

臣恭惟陛下天錫勇智臨御九有實開有宋無

疆之業故能不以草茅之陋爰命有司博舉秀
異親降色辭問以道仁禮樂之大要當世之先
務聖心之所向參驗酌取圖惟厥中臣愚不肖
切獨自念以為古之忠臣未嘗不願言天下之
事古之明君未嘗不樂聞天下之言然而聽之
者嘗以為難而言之者終不敢盡何哉豈非君
臣之情不通而上下之勢不合耶今陛下虛已
宏大疇咨衆言凡伊尹傳說之流伏藏于農役
之賤而不敢發賈誼陸贄叫呼于堂陛之間而
不見聽者亦既舉以訪之矣宸衷懇惻詔策深
厚臣而不言其又何責雖狀君聽在乎廣大臣
言貴乎切近臣聞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也
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伏覩今日之故
承末流之極弊而不及其本散衆說之太煩而
不求其要或以淺末之議而廢經遠之論或以
一時之效而易久大之規朝廷一體也而
内外文武一道也而互為抑揚是以上下喜無
事羣臣不任責當天下積累之後而無根固不

意

拔之勢以生齒日滋之衆而有貧弱就衰之萌
至於大本不立大義不明少不為慮則天下之
事又將有出於覓料之外者豈非以聖君行弊
政之故歟如其條貫統紀臣不得以盡言也敢
因聖問之所及而疏其畧臣伏讀聖策之所以
詔臣者曰朕紹休聖緒屬精萬機夙夜靡皇庶
克有濟今茲登進多士咸造在廷將以講明治
道考觀素蘊角虛文而廢實用朕無取焉臣仰
見陛下勤政願治十有七年周旋萬機之變多

講

闕義理之會深患虛文之誤世矣故將以卓然
可見之實下求臣等臣聞虛文者實用之所因
以見非捨言語文字之外而有所謂實者也陛
下聰明聖知度越古昔所受群臣章疏書奏閱
論密語大庭廣對凡幾何矣考覽載籍上自堯
舜禹湯之德業孔氏之所記錄與秦漢以來廢
興成敗之迹百家衆說無不明矣嗣服以來四
策多士其間山巖遺棄抱不能已之人投匭肆
言刺害百出固已衆矣陛下亦嘗得其所謂實

乎古之治道皆有一定必然之說相傳而不變
彼堯舜禹湯號為聖人者特奉行之耳自聖人
不作而治不明戰國秦漢之君臣日亂其統而
儒者獨傳之董仲舒劉向王通蓋稍欲廣推發
明其意矣而位不足以行其言才不足以發其
志若蘇綽之輔宇文魏證之勸太宗者二君既
親見其利矣雖然祖宗立國之定勢則嘗因儒
者之學以求三代之舊而施之於政事之際二
百餘年六經孔氏之說益以著明凡古人之所

一

以治天下之常道無不盡順今之世反嚴其熟
爛迂濶而不可信用陛下翻然改慮易念將求
一新之乎臣恐其無所據矣陛下盍亦因已然
之衆說詳考而擇其中乎則凡今之所謂虛文
者隨其高下皆足以為寔不然則雖六經孔氏
之書均為無用而何益於治哉夫十有七年天
下顛：海內鄉風而治道之寔終於未定今欲
撥去虛文以幸天下而士亦不免以空言應上
之求是將孰從而取之故其素所蘊積而自見

者亦於此觀之足矣孟軻曰我知言未有不知言而能得其人者也臣伏讀聖策有歷稽邃古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以言大道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以言常道夫出治之經要本諸五典而三墳所載曰大道云者果何所謂耶臣竊惟陛下本五典以出治則古人治天下之常道陛下既得之矣三墳之書孔氏不序而安國獨言之何歟彼將以為天地運化之始陰陽消長之會羲農皇帝所以開天極而制化原者乎敬天愛民

尊道保法執賞罰之信示予奪之公此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而立人紀也堯舜三代以人合天而後之為異學者夸焉以為義農皇帝是以天應人也故其高言恍惚者入於佛老而迂僻下俚者為陰陽卜筮縱橫之方其技其意莫不自託於大道以惑世主臣願陛下執五典之常道而無疑乎安國之偏辭則出治之經正矣臣伏讀聖策有仲尼之門疑難荅問惟仁尤重或以愛人為仁或以剛毅近仁或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其他論仁不一而止夫聖人立教
宜有定說乃多為之日如是後之求仁者果安
所從耶臣聞仲尼親見周之衰壞中國夷狄並
起而爭以為本於其君之不仁其君不仁故其
臣貪詐邪虐而不為信誼忠厚之事以報其上
君臣流毒被於天下綱紀隳壞人文不立而天
下之民物不能自必其命當是之時仲尼退與
其徒求所以為仁之方黷其所厚消其所薄根
于心術見于事變雖其質之所受者有異性之

與

所習者有偏而仁之為道未嘗遠也或曰愛人
或曰剛毅或曰克己復禮典其他不一之論廣
大充滿上下周流而仁在是矣以為雖未能以
救當時之患而猶可以啟後人之心也嗟夫華
門委巷之士其勢與力不足以自存矣可謂微
也而猶不忘于求仁乃若陛下承堯舜付託之
重守累聖太平之業欲從而意得息博而澤厚
所謂操可致之資有能致之勢矣陛下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則有喜有怒有生有殺應天

下之衆變而不失吾心之至仁此孔氏之本旨也若夫拘牽於文誼訓釋乎章句因有得焉亦足以助陛下之仁然而未敢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有漢高帝制禮欲度其所能行齊魯兩生名之不至謂必俟百年而後興惟叔孫通達於時變定一王之儀二者之見其孰是耶臣聞周之禮至秦而亡漢氏初起以其智力角逐一世而僅得之則秦之禮至漢亦亡矣其君臣上下未有長久之意也使漢儀不定則何以繫其心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則漢不及積矣若其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上下有章登降有數舉無失乎天人之常理則非積德百年有不能至也士欲及時以致功達權以致變則通意誠近之矣耻為一時之用而寧甘沒世之無聞兩生殆未必知禮之用也雖然一代之大典則必與斯人之徒議之此固非叔孫通之所能識也臣伏讀聖策有唐太宗論樂謂治之隆替無關乎此杜淹疑其不然雖魏證亦曰樂在人和

不在聲音二者之論其孰當耶臣竊以為兩生
之論高祖未可以制禮而猶制之蓋尊卑貴賤
之序不可一日廢也若太宗則治既效矣功既
成矣可以作樂而猶未作也反以謂治之隆替
無關焉者何耶魏證智足以知仁誼而不足以
知禮樂知人之和而不知聲音之致和故其所
以輔太宗者亦僅是耶陛下求道於典墳求仁
於孔氏是既然矣求禮樂於漢唐則非所求也
漢唐之治不及政事何暇禮樂且高帝不喜儒
不知學先王聖人之道無所入於其心然猶曰
度吾所能行者太宗經理世務動詢儒生天資
明銳尤喜文學然乃曰治不必為樂不足為
治夫不稽之古不謀之道而苟欲循其所安陛
下何取焉深惟今世上自郊廟下至田野閭里
制度文為之節脫略而不備淺陋而不經嫁娶
祠祀飲食生養無所取法貧富相遁無所紀極
而天下之治因以不舉其患皆生於禮樂之不
明禮樂不明則政事不立政事不立則財用竭

而天下匱矣陛下慨念天下之大將奮然有所
自為而不先定其本則仁心仁聞何由而著王
功帝德何由而隆且夫祖宗之盛蓋嘗有意于
禮樂矣屢舉而不遂欲行而輒止者陛下知之
乎漢唐苟簡之說雜乎其中舊臣元老未能深
識禮樂之意以有所論建也故臣願陛下將興
禮樂以為出治之本而無求乎漢唐之陋則天
下之士必有出而贊陛下者矣臣伏讀聖策有
朕上憲帝皇之道中參將聖之訓下監漢唐之
迹燭理未深治不加進故欲強國勢而威令未
孚欲恢王綱而規模未廣士風惰而未振民力
躋而未裕抑嘗覽蘇軾之言論天下之勢中國
士民優游緩帶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轉輸天
下以為一時深弊朕有感焉臣伏讀至此竊知
陛下以當世之要務聖心之所向形之訓詞開
導誘掖使之有知而必言有言而必盡臣不佞
蓋於其始也願陛下即虛文而求實用於其次
也願陛下執常道以正治經存至仁以厚民望

又其次也則欲立禮樂以定出治之本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不敢不條列而對也若夫當世之要務則雖聖問之所不及而因其所及可一一而陳也聖志之所向雖衆人之所未喻而臣之所自喻者可反復而論之也其本末可見其次第可知陛下試幸聽之毋忽陛下留意天下之大計而不蔽于一偏之見不任獨知之明是以上法三五中稽孔氏下驗漢唐凡道仁禮樂之大要皆泛觀而博取之然而非聖志之所向也陛下以今日之事為何如耶以陛下夙興夜寐精實求治十有七年之久而迄未有尺寸之效能使陛下有以自慍其心者亦常思其故乎獨運於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輔也且陛下臨政之初盡起諸臣於廢棄休老之餘舉國論而聽之而其人既足以副陛下之望也陛下又自簡拔至興於夢寐取之具真踈遠之中一朝而暴親貴之者不知其幾人焉而其人又多為罪戾以負陛下之知矣使陛下徘徊四顧莫識誰可

丞相之席虛而不登者二三期矣然而卒以付
之舊學之臣也嘗輔政于十五六年之前則陛
下觀之亦審乎羣情嗷々觀聽是舉其亦有以
佐陛下之大有為乎雖然宰相失其職久矣自
崔亮裴光庭以銓法自守世謂吏部為失職此
時一有司之事耳猶可為也而至于宰相專限
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今也管庫之小臣在
外職司之僚屬進擬不足除授不行相視莫知
所以為計四方之士大夫足相躡於政事堂不

寺

自知其賢不肖而皆取必於上若乃侍從近臣
之進退又嘗曰不敢預聞不知丞相之職真若
是而已乎天下大事於今有幾其所施設軍何
後先王業偏安于一隅庶政積廢于今日臣不
知今之所謂大臣者能進此道而任此責乎三
代之佐臣不敢論若諸葛亮王猛振起治功之
臣也唐之裴度近世之耶琦富弼維持法度之
臣也宰相之職為最大而居今日為甚難以其
失職之久而不自知也從堅中寔未能草偽苟

韓

絕親黨豈云守公臣願陛下詔大臣交備協濟
紀律粲然以回天下之視聽而無蹈于失職之
過而不自知則衆務可以漸舉矣諫官御史各
有分職不可相侵規切諫諍以人主之得失國
家之大體為己任者諫官之職也明于人臣之
忠邪以排擊姦佞肅清班列為己任者御史之
事也今諫官侵御史之事矣非惟侵御史之事
也且又失諫官之職矣往者祖宗之世諫官御
史以言事為賢或除授有不當廢置有不宜所
言不見聽連章謹詳至于空臺省而去更出迭
入議論不衰豈不多事而可殺乎然而祖宗不
殺益置負數分命薦舉若是者何也以為不厭
其多事直差可以無事爾伏自頃歲有論除授
之不當而去者數人陛下既覺悟而亟還之超
遷而尊遇之矣六七年間以沈默相承而天下
遂至于無可言之事然則真無可言之事歟抑
其有而不敢言歟抑不惟不敢而亦不知言之
歟不敢言固可畏不知言又大可畏也雖然陛

下之於諫官多闕而不補而比者獨以一人長之又何歎天下固不為無可言之事矣而使他人不得言之則為越職為生事臣願陛下益置員數如祖宗之舊擇今之所謂以名義材實自任者處焉而責之以天下之所當言其必有可言者而國是可以漸定矣朝有政令慮其遽行而不審也而集兩制以上議之所以廣謀智重改作也此先王之典而漢氏之所以嘗行然臣切怪其所議者多不急之細故有司之煩文

小臣轉對無以應故事而為臆說者陛下既以樂听不拒之意而付之近臣又不以正義大體明其不足論乃委曲遷就猶為之辭徒聞某州添一通判事某路添一叅議者而已陛下所任兩制侍從以為心膂經畫之地今也弊精神於無用微文而不講天下之大政要務以為數千百年經久之規天下之禍不切而最深孰有甚于此者臣願陛下責之以遠且大者乎若夫法令苛密之為患使天下度外之士無以自容人

容

才衰少之為憂使緩急倚仗之際無一可保陛下聖志且有所向而內治數端近在目前猶或未舉何歟豈非併志於所向而不還顧其所行乎然則欲強國勢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綱而規模未廣於此乎得之矣士風惰而未振陛下思振之歟陛下必以今世儒者最為無用而科舉之士多文少寔陛下且欲任使而不可得乎臣請析之臣聞周公太宰之治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儒者職業在周公時猶未大也其後孔子脩群聖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漢以還習于功利雜伯之政與羣聖人之道不類故儒者誦孔氏之遺言取六經之具載者而切劘之彼直抱聖人所傳之道耳至其用之則在人主夫其忠信孝友以為行言語文字以為能談誼而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朋友無間言鄉黨無過行斯可謂脩潔博習之賢亦足當卿大夫之選矣凡今儒者正當是耳陛下如欲求卓異特起之士如孟軻

予思周公召公以興起治道則宜詳擇而徧觀
之天之生是人也不數矣陛下望之太深責之
太備以大賢之任而欲衆儒者之皆能臣是以
知其難也天下不察猥謂陛下不好儒斯言過
矣科舉之法凡今大略皆所以隄防不肖而欲
賢者自振于其中此直幸耳其多得不肖而不
自振者此乃法之所宜有也而又何怪焉雖然
振之在陛下耳民力艱而未裕臣日夜念此久
矣以陛下憂閔元々之心天下奏報為民而上
嘗蒙畫可而今東吳數州賦役差輕之外自浙
水而西江水以東民終歲勤動而有僅足以輸
者何歟一遇水旱不能償種逃田盡室而去之
不知論議之臣亦嘗以告陛下乎陛下蓋惻然
興嘆以為俟版圖之復也當盡捐天下之賦在
於常科之外者天下無不感陛下之言也然臣
以為陛下誠欲大有為也則必先有大慰天下
之望故夫能捐橫賦而後可以復版圖俟版圖
之復而後捐之者無是道也能裕民力而後可

以議進取待進取之定而後裕之者無是道也
陛下徒因今之法而少寬之此不足以裕民果
裕民也更為之法可也以臣所論今天下之財
自一縷以上無不盡取陛下清儉寡慾至於太
息而言財利主計之臣甘受聚斂之名而不辭
郡縣之官明行侵剝而不愧非以奉陛下無益
之用侈靡之資也為天下之大蠹十分之九以
供之而猶不足者兵是也自唐之末年固已困
于兵而藩鎮四起亂亡相繼藝祖受命收節度
之權嚴階級之法以安天下而養兵之患未暇
去也太宗真宗繼有西北之事天下之兵遂以
增益而不省而本朝之大獨當前世養兵之患
矣祖宗之已然者姑不暇論而以今天下之半
專給百萬之兵可乎流弊之極至于陛下猶豫
而不知所以處之數年之後陛下親見之矣陛
下誠思所以處此也則民力裕而百度脩不然
民未裕也陛下聖志之所獨向臣愚不肖不足
以窺測萬一然臣獨以為使宰相得其道諫官

得其職近臣興大計儒者守當度至於宏大規模於文法之外振起人才於名義之中減兵費寬民力治官之冗濫去吏之弊害凡急政要務十數條者陛下一朝改定以幸天下使民志定而人心悅則聖志之所向始有可得而言者矣夫復讎天下之大義也還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以天下之大義而陛下未能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未能舉平居長慮遠想當食而不御者幾年於此矣陛下上則重違太上皇帝問安

十

侍膳之意下則牽於儒臣深根固本之說徒與二三親信密計而深籌之然猶不欲誦言其事方借蘇軾之論以旁訓臣等以亦公卿大夫不能建明之罪也夫軾之論為祖宗平世而發也故以優游緩帶而譏其俗轉輸戎賂而惜其費若曰不愛金帛乎今日復讎之義不得旋踵而今也四十年不舉矣陛下若欲教天下以為人子之義使枕戈北首慮不顧身天下之人其又何辭而徒有感於軾之論而已乎雖然臣則有

憂於此何也為復讎之論者有矣不過欲閉勝
負於兵革而已自用兵以來無他畫也為固本
之論有矣不過欲久和好以無事而已自通和之
外無長慮也為國之道必有次第天下大事不
容苟簡豈可不出於用兵則出於通和哉陛
下聖志之所獨向者其固有本末次第之可考
乎抑亦未免徒出於用兵也如其本末可見次
第可知則陛下行之而已如未免於用兵也則
臣以為過計矣往者隆興之初聚重兵於淮水
之上使輔臣督之方其未戰也天下交口而議
其後及其一戰而不勝也大兵潰散飛檄告警
督師罷黜而復與虜和矣今日之事其去隆興
之初有幾糧儲備乎器械精乎士卒練乎所恃
者如此而已可謂眇矣且夫復讎者本非用兵之
謂也合數十利口之臣操勝負常勢之說以
誤陛下下戰棄之而陛下之大功不可主也直
使王猛王朴輩為陛下計之必不出此、天地
之大義國家之大體揅禦之術消復之方轉禍

為福因敗為功以輔成陛下之志者天下豈無人耶陛下何不博求而公選之賜以情開之燕姑告其聖志之所獨向者必堅決必剛健必信任必不息必無使小人參之天下之事在陛下歲月之頃耳起膏肓於神藥還淳厚於重裘可立而待也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而於終曰子大夫以選待問其考引古初據據經史博舉先儒之言茂明當世之務條著於篇勿迂勿泛朕將親覽臣不肖所聞不廣孤陋自成無以極古初

之道據經史之傳妄以其意之所以欲言者略而言之臣聞談天下之常理必近乎迂為天下之正論必近乎泛古之聖人平心以來天下之言而不責其必中其聽之似迂也其取之似泛也而切言實論始可得而識矣責其必中而不樂夫迂且泛之言則竒怪可喜之說交至而莫能擇歆艷夸衍捭闔箝制而人主之心術始為天下之所窺矣名寔之辨有不亂乎臣伏惟陛下求治歲久未覩成效深知夫天下之事似足

以亂真名足以欺實是以策臣於始既責之以
寔用策臣於終又戒之以勿迂然而臣恐陛下
樂聞切近之論而怪竒可喜不計本末不參古
今乘間而為說以中陛下之欲者不為少矣陛
下之爵足以貴陛下之祿足以富名器之所予
而奔走之彼為怪竒可喜之說者攫取而去陛
下將何便於此陛下誠存廣大以為听之之道
而使人臣得因貴仕以輸切近之忠規為定于
上法守行于下怪竒可喜之說不得參于其間

湯

馴致而責其成則禹陽之功不難到矣陛下有
上聖之資而行乎久弊之政方將新美衆事興
舉百廢以濟大業以定治本以追禹湯之駿功
而聽言之道不幸有近於臣之所憂者故列于
末惟陛下財幸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九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

外藁

始議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
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
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
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
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
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

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陸之區區哉非
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
聘使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
守和好同此者為正論異此者為浮薄方其盛
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
自以為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
蘖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釁始鋤
後禍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
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抗拒太原之師猶
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
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
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始失京東西
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
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耳及黏罕死偽
齊廢虜用事者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
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
盟苦戰則所為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
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殞北方潰亂歸義之民

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龜勉割四要郡界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嘗已得而終已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

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于此豈可以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焉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卞逆順之理不立讎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及覆也何常之有

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又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伯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之思夷夏之分卞逆順

之理立讎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
所得也愈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
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甚易
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
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
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議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
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竭力以行

傳

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
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矣今世議論勝而力用
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
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
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
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
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官為國者不敢專
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之
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季之極弊收歛藩鎮

權歸於上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
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
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
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材衰乏外削
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
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
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憤發深
思遠慮以為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狃
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
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
爭法之新舊卞黨之邪正鼓為烈焰溺為洪流
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以來困於世變
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
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
目前忘大辱者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
君父之讎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
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
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遠者

乎是又紹興以來為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
天下之慮也今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責功能課
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攷察謹於遷叙破流
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來勇敢天下靡然知上
意而承之矣然而懷欲為之志者以無所施而
消縮負刻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田容利惟謀
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為仁政趨事
者已弊矣猶以為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
無竒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

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
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
為則為毋以為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為今
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
之舉措求日新之功効明發慷慨同於飢渴烏
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
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不亂所以佐
聰明之一二也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
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
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
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
之流固嘗以志復燕薊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
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
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為之
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卞理河東疆域
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况
於王黼蔡攸之佞傭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
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
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
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
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
而財竭民怨內潰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
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
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

嚴將卒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
何為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
真一旦襲其後踵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
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
道既敗劉廷慶又敗萧后與夔离不以折北不
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
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
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
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
論難不決而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
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禍也夫不能
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
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於取燕是今日
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
解實害最大可不畏哉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
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

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幹、鬻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罪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将，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

浙，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日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乎？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讎耻曰：此天命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

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
睢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五六
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
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
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
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
於取燕而已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
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
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
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
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
開胡虜以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
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
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
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
後少安慶曆中真宗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

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
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
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成景德之僅免
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纘
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
薊中國之郭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闡闡也棄
其郭郭而設捍禦於闡闡舉一世之謀虜皆自
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
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

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
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
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復
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
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
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
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師公起
而得鴻溝以西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
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棄此何哉故

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息虛論一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日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鬪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揔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謹動用命至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為秘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哉使寇準以此自銜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淮紹興初趙鼎請回向建

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為前日之所以
屢敗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
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
不和之說也意在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先
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親征
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
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為謬論者曰久和好也
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為正論者問其說
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

能

也財富可也將育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
法度脩紀綱正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
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
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
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
也

息虛論二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
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

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執吳也范蠡文種以為必
在二十年之外而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
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
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耶然
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
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
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時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
古兩敵之爭高者脩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
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

問
當作

可為則勝違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待時
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三十餘年
之事間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
轉而為乘此羣臣之款大事而誤陛下以自
寬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
至耶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輒道
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机可乘乎
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机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
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

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耶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後自待之母使羣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今日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

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䟽濶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紛雜也而今以專為累請姑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開一日之兵小則州竊窮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

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決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于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今自邊徼犬羊萬里之遠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嘖呻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自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耻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

事之累也然則柰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
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
之害板帳月椿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
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大軍耗總
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
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
民政分任之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
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鄆郭則
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

利

慮當作
利

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
滯補弊則二三年之間可以抗首比出而取燕
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
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
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
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條
列四害之後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一

外稿

財總論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
于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攷古者財用
之本末蓋攷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
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
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
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

天下之諸侯比于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米粟不及于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于今世乃充廡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弊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蓋策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為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訛漢武帝奢侈有鈎權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又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

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于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于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于苟且督迫鞭

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
聖恩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財
之本末循而至于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于
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
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豫
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
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
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
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
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
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
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
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
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
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
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

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安其
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僮之吏亦深自藏抑不
敢奮頭角以裒歛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求得
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
兼并專歛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
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
征之蓋財無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
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

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
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
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
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閉竭
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
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
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
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
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蓋鈔數十

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
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
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
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
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貪之
人又因之以為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
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
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
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

四千五

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
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
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剝青苗之結
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
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
半不可鉤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
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
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
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

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昔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經總制錢

何謂一曰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湏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醪以

相補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泥沙

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楊駐警國用益困呂頤浩
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
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
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
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
得號為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
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
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
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

興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
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摠制之名者戶
長壯丁顧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
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本不過數
條瓜剖碁布比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
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筭屬官倦於催
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
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靨面商稅有增添七
分免沒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

丁

至于後也僧道有免了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昇提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椿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後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歎息而不能極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有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為何物而况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碓碾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飲人以不資之酒其患如經提制之甚者蓋王安石

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
石之所不道而經摠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
京亦羞為之至其剋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
急
雖紹興已來號為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
道後人而秦檜權枝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
取于棄餘瑣屑之間以為國命者是何其無耻
之至是也哉故經摠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
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
息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

用在一出令而已

經摠制錢二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
者直以文法絲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
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
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
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
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
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

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
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
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摠制無失乎戶部之
經費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
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
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
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摠制錢使之也何謂
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摠制錢者朝
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

趁辨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羸縮多少
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
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者至萬餘緡少
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
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
吏百計圖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
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
其智足以兼井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
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

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餓矣若經摠制不除
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
今歲得緡錢十五百萬昔三代唐漢不能逮焉
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
其驟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
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
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
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剗削其頭子賣酒取
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使國不貧宜
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摠制錢不除
則取之雖多歛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
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
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板帳
月椿以困民黜其舊吏剗削之不可訓誨者而
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脩牧養之政其次罷
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
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
者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

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和買

何謂和買之患經摠制錢之為患也自州縣而後至于民：猶怨州縣而後及于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為嘗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寔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

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有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絀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內矣

折帛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于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况欲大有為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為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鉤攷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摠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迹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為將良平不能為謀者

茶鹽

何謂茶鹽之患權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絀經制未能一也復古減經摠制罷和買折帛而捨

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權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為政於天下使措置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乃言之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旨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為大事者由兵之為大事而已其舉措為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經省無

一

徑

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按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繇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舍則雖不必簡易經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急圖而亟變乎嘗蓋慮之三代之丘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

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為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
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
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
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
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嘗憂其自為變而外
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
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
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知矣實患
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

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之(日)事者有四
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
兵者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
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
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令養也大將屯兵者
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
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
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
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

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則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以為大

憂而兵可用矣

兵摠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祿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郡卒為之推戴一出天

度

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群臣不攷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將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

一

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饋之日增盖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為固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始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然自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刺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俛首

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
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
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
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至天下
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
弱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
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
無祲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寔錄所載蓋當時
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

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
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
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
皆弊名其寔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
荷戈平民相徒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才萬
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
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徧天下矣嗚呼
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戕不用兵以自敗
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

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日
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
壑而州郡又以廩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
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
卒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
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
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
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
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廩禁土兵弓手之
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
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
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
者哉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二

外藁

四屯駐大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為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

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
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
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
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
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
浚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
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
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
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
總領之以為喉舌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
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
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
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
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
財力以養此四大兵端然常有不足之患檜
猶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

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
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剌兵
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
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
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殺使田易交跋
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聞於中外
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
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
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
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
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
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
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閣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
之遠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
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天地不同覆載者
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
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
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

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

又

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

及

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反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郡之力以衣

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
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
養兵之患無愚智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
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
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為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
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為養兵之患無愚智所同
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為患則早夜
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
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
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
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
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繇擾之中以
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
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
不可舉動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消奸雄之心
遂至於忘讎耻弃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
弊而莫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于上廂禁弓
手土兵困之于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

其內竟行其所難而不寔為其所易者何哉

法度摠論一

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
古今異時言古者嘗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
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
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下之生殺予
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
不通于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不言古
則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

下當作
上

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于
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為其國者必
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
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為其國苟
為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
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
之忽出於一人之至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
其謀愈謬而政愈踈矣故臣所謂有獻于此請
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夫觀古人之所以

為國非必遽效之也故觀衆器者為良匠觀衆
方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
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人之為國具在方冊而已
其觀之非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籌畫
不終朝食而古人為國之槩森然見於目中矣
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
待食頃而所以自為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
難矣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
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
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
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
為郡縣而後伯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
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
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
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
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
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寔驗
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

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刺史之間有條司隸之察不煩以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伯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伯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然憚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係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

劫當作

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而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衆大而難去深遠而難言矣觀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耻無不可者矣

法度擬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

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為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屏息操制群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興互滅。

及其崛起，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為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稽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蠶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為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為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途，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戕敗，亦何以獨過於秦漢晉隋之亡。

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若此矣而本朝之所
以立國定制度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
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
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
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
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繇密之法遂揭
而號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
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
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速矣其
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康
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為戕難之餘
紹興更新以至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
夫之議論隄防扁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
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
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
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
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
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

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其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為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為疎昔之細者今為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摠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建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變改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為利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

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即致仕即得蔭補
為一害大中大夫待制已上蔭補得京官為一
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汰其謬濫
限其負數又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
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
下之人為士使之知義今也化天下之人為士
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
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為
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
又不信藝徒曰息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
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
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
為害制科所以求卓越多聞之士而責之於計
誦取之於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
法為害博學宏詞者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
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
卻而宏詞之法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
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

役法為害著之律勅綜理萬事朝廷隨時制宜
定為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
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為害國家本惠州縣之
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
切監司之法反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
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
為害府吏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
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
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
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
田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
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
為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賢者
則以為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
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
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二百年
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為不
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為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

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為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材有德之人何者賢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為九卿九卿為三公天下之賢材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為秦漢以後出而法

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材不拘擧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進天下之士而上下羣攻之矣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司馬光呂公著

惇

在哲宗時謹守資格此其人皆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厚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為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先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為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

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故其人自有自小官而其
望已足以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若此者
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
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
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為察官
由察官而為卿監由卿監而為侍從由侍從而
為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為郎由郎而為
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叙進格到者次迂而已
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

賢

不薦士執政不舉竄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
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
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
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
相守資格而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
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
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故
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深念今日人才衰乏
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

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材也甚難人主之得
關材也亦甚難毋天關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
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
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
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
者而不以便其不肖之人切怪人主之立法常
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材以俱入於不肖

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
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
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天下士大
夫甄別黜陟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
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
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
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
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手措
足不待刑罰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

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
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
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柰
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至蠹折
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
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
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
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喋舌拱
手四顧胥吏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

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
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
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
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跡汨沒於區區壞
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
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何自成哉况自
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
容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且百王之常道不啻至
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

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土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二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三

外藁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
卑官宜若為善法矣而今乃為大害且關陞令
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真郎此
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
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
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

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
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
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
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
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
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
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
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
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為市均付於不可知
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
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
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
之僕隸賤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豈復有其
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
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為卑身屈體之狀以進
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
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
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

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為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
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為者而計今或未之能也
今盍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
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
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
之官若是則庶幾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
可由而不汲汲焉為是卑身屈體以求之而僕
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困

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
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始用是要以風俗
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
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
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
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
睨隱忍而不知為之遂為天下之大患亦可悲
也夫

任子

何謂自負即致仕即得補蔭為一害人臣之子
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
恩使朝廷錄功記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
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自負即由常調入仕不過
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
豈以為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為
之耶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
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自負則所以得任其子弟
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

而其恩不稱也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
補得京官為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
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
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
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
人特與之改官上下相目以為異事今至使其
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
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為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
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

歟重之則其法共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
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何謂一人入
仕世官無窮為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
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贍祖宗垂後裔也
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
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敝
以為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
夷踞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
得貴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

十一

官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所
謂賢者何以勸焉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真
數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
謬濫而始為是無益之息也今也知而汰之而
徒限以真數則亦不可夫為上者使其下知義
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吝不然與其
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真之外耳此不得獨
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敝而人紀隳矣故真即
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

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
京官為朝廷之所貴柰何與從官宰執之子弟
以今之所與負即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
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
功賢與不賢為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
之何必以真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
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
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
其才器卓然可以為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
而苛法煩例前衝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
之意見矣

科舉

又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後
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
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之者非所以取之其在
高選輒為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
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
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貢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

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下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為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以為國家之所重者乎何謂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為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免置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為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欲慕者而

一

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庶隅之所底麗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謂解額一定為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時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以應書而為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

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趨糴納夫士之為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才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為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為一害古人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

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一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遂者因以為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為言則安用此而遂為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係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

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植鼓以請起李綱

天下或以為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眾者毋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為姑息之地夫秉誼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

謂

士

也何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饒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于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為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顛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為不可為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

揭而止則宜有不可為者陛下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為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

特
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時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

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為其說足以酌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舉習氣故科舉既不

特

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迭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時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於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嚴視

獸

聞者輦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賞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咲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采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徵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

采當作未

詞賦而惠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

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
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
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
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
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
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
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
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鄉相顯人祖父子孫
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
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
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
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鄉相顯人待之相
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
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
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於神宗往反極論至於
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
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
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

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
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
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
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
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
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
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
使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
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真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為募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
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
豈能自為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
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所謂
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
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
為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
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

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
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有催科耆長則以
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
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闕講利
源者無所取材以為耆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
支而為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
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
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
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歇替
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
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
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
而所謂保正副之役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
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可齊也而近世
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挾於詭產
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者矣而詭產遍
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
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

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為之而不可得而不使強委已而不欲也夫如是則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為之而何至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為民之意何其薄而辨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為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鬪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辨而今顧未嘗為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以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且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三

